

深圳

龚江南 著

花城出版社

shenzhenshangren

商人

人



深圳 商人

shenzhenshangren

RBJ 25/08

龚江南 著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圳商人

龚江南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60-4517-4

I. 深 ...

II. 龚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0037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装帧设计: 王惠敏

技术编辑: 易 平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1 1 插页

字 数 250, 000 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517-4/I·3601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都市化(城市化)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是先进国家的经验总结。十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快,形成了都市(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城镇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格局,而都市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毫无疑问地起着龙头的作用。都市,在星罗棋布的城市中熠熠发亮。

都市在成长,在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发生着多少刻骨铭心的故事!传统的,新潮的,守旧的,前卫的,前进的,逆进的,阳光的,阴暗的……各种作派,各种思想,形形色色的群体、阶层、人等都在这里交汇、碰撞,真正是活色生香、目不暇接,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空前丰富的题材和无比深厚的土壤。

因此,本社将陆续推出“新都市小说系列”。其定位是:1.以现代都市为背景,描述都市人包括客迁都市人的生活。生活是方方面面的,社会、政治、经济、生产、婚姻、家庭等等,所以题材不限。2.作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深度,谢绝肤浅,提倡深刻。3.作品有较强的文学性,表现手法新颖,语言富有感染力。4.故事情节紧凑吸引人,能让人读之不忍释卷,摒弃平淡,力求生动。一句话,我们力图推出的是有分量的、优秀的长篇小说,希冀得到读者和作者的支持。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以深圳房地产界的商业活动为背景的抒情小说。小说以深港两地间一对出身迥异、经历不同的商界大亨的悲欢离合为线索，塑造了深圳房地产新锐人物周宁、孟川、郑雪，银行界人士孟依依和香港商界女强人林蔓莉及后起之秀何中华等一群身在商海、心性高尚的典型人物。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深港两地商界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丰采，再现了深圳特区建设的历史。本书时间地域跨度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故事曲折，语言优美，充满怀旧情绪，有很强的可读性。

故事梗概：

深圳天朗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周林（周宁）在偶然场合发现了一个音容笑貌极像他 20 年前的恋人的女工程师郑雪。周把郑招调进自己的公司后，一个神秘的打工仔也循迹而至，混进了周的公司。周林在开发深圳中心区的“欧洲之星”项目时，地权和资金出现了危机，神秘打工仔摇身一变成香港驻深一企业的董事长，欲参股“欧洲之星”。但谈判非常艰难。这时，周林的父亲，一个退役军官终于透露了 20 年前一段往事，周林 20 年前的恋人林蔓莉突然在香港浮出水面，这个人对周林的项目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就在林蔓莉来到深圳，远远望见周林的身影时，她却遽然离去……

楔子

还是上午9点多钟，南国大地已经像着了火似的闷热，8月的阳光白晃晃的，刺人眼睛。路旁，起伏的小山丘一个连着一个，山坡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一簇簇台湾相思和土沉香。偶尔，一两株枝干虬曲的百年古榕，洒下一片教人不忍卒离的浓荫。但更多的地方长的是野草，芒荆黄了，蟛蜞菊的绿叶黄花，却油亮油亮的。

广深公路空荡荡地蜿蜒在这样的土地上。香港富商林子键包租的灰色上海牌轿车似乎就是专为这样的道路设计的，不停地剧烈颠簸，却没有减速一路疾驰，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

坐在车后座上的林曼莉这天太累了，她感到有点晕车。她闭上眼睛，似乎想休息一下，但她脑子却无法停止运转。这些天来，命运、生活、精神、思想的变化随着环境和周围人物的剧变，快得有点让她消化不了——18岁这个年龄的确是太年轻了。在她的大脑里，一会，浮现起她似乎刚刚离开的白沙埔农场的蔗林、水渠、防风林、势大力沉地托着她的心飞升跌落的浩茫无垠的海涛；在这一切之上，是周宁挺拔有力的身影，他对着大海一遍遍在大声呼喊：“林曼莉——”一会，她的头脑里又闪现着刚刚过去的一切：文质彬彬，一派绅士风度的素昧平生的林伯

楔子

shenzhenshangren

以及老人庄重的承诺；她做梦也不敢进去的广州流花宾馆外宾客房的红地毯和红木家具，宽大洁白的浴缸里的热水浴和见也没见过的标着外国字的沐浴露；还有身上现在穿着的这套柔软洋气的白色衣裙，脚上尖尖的皮鞋，以至于坐上了像周宁的爸爸那样的高干才有资格坐的“腰龟车”……

一夜之间，她从一个在白沙埔种甘蔗炼红心的美蒋特务的黑后代，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资本家小姐，过上了真正的资产阶级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不过，眼下这一切并没有让林曼莉飘飘欲仙，直到现在，她在感情上和生理上都还没法和身上发生的一切吻合起来。她的情感世界，是用周宁一扬头时飘落的汗水滋润的；她青春的光芒，是用周宁那火辣辣的眼光燃烧起来的；她的心，是周宁那结实有力的胸膛拱卫着的。

当然，此时此刻，坐在中国最好的上海牌轿车里，穿着香港时新款式的衣裙的林曼莉也没有因为靓车洋衣而拘束。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人生，但自她懂事起，她似乎就在等待着这一天，等待着生活美满富足的一天。这一天似乎早就应该到来了。当这一天终于出现的时候，她非常淡定而自若地、几乎如司空见惯地迎着。

到了。

前面就是神秘的罗湖口岸，那栋毫不起眼的黑瓦夯土的黄色建筑物，就是神秘的通向另一个世界的桥头堡——远处的山头就是她要去的香港，那上面，飘扬着令她望而生畏的英国米字旗。这边，是她熟悉和亲切的情景，两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荷枪站立桥头，使这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建筑，平添无限庄严。

罗湖关前，排着长长的过境的队伍。排队的人们，男的大多西装笔挺，女的穿着花花绿绿的裙衫，撑着洋伞。天气很热，他

们都用手帕当扇扇着风。

林曼莉像一个乖女儿一样，随着默不作声的林子键在侨社前的广场下了车，加入了出境检查的队列。

队伍缓慢地向那幢大屋子推近。

林曼莉突然变得很不安，她再一次看看香港的青山，看清了鲤鱼山顶香港的岗楼上飘扬的英国旗。她又回过头来，一遍遍看看身后的土地，那是多么触目惊心的贫瘠的土地啊！起伏不平，沟壑纵横，上面覆盖着卑贱得不能再卑贱的野花蟋蟀菊。然而此时此刻，在林曼莉眼里，再也没有比蟋蟀菊更美的花了，绿的叶绿得多情，黄的花黄得那么凄苦。在她左侧，是一簇长得歪歪斜斜的木麻黄树。这一切，不就是她所熟悉的广东的土地和乡村吗，不就是周宁将永远生活下去的土地吗？而她，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马上就要到一个她从身边这个香港来的商人带来的图画上面看到的、大地覆盖着大柱子一样的高楼大厦的世界去了，那里是他许诺的天堂和自由世界。她一点也不怀疑他，他是一个好人，她所见过的少有的亲切的人。可是那个弃她而去的周宁呢？周宁啊，即便你是那么狠心地抛弃了我，我为什么就是放你不下？

林曼莉实在忍受不住了，她轻轻对身边的林子键说：“林伯，我好难受。”

“……”

“我要叫出来。”

林子键眼睛瞪得老大老大，他搞不清楚林曼莉怎么了。但他很快明白了。他点点头。

林曼莉一把甩掉手上的花伞，像一只燕子，向那簇木麻黄林子奔去，向那盛开着蟋蟀菊的小土坡奔去。风吹动她的衣衫，飘若仙子，不胜凉风之轻。林曼莉一口气跑到了树丛里，她颤抖着声音，一遍遍喊道：“周宁，周宁，周宁。”突然，她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

“周宁——！”

她忘了多少日夜，她是那么的委屈，苦痛，思念，眷恋。这痛彻心扉的一声喊罢，她跪倒在蜚蜚菊丛中，肆无忌惮放声大哭。她哭得抬不起头来。

排队的人都听到了这个美若天仙的潮州女子这一声大喊，可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麻木的。在那个年月，像这样的女子，在离开这块养育了他们的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土地时，在这道国门口前伤心哭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但林子键的心仿佛被重重地捏了一把。他像一个慈祥然而无力的父亲望着受苦的女儿一样，望着不远处那个娇小的身影，也流下了眼泪。他感到很伤感——她才18岁啊。在香港，这个年纪的小姐，哪有这么多的坎坷磨难，这么多的忧伤痛苦——这种伤感是父亲对女儿的那种血肉相连般的伤感。他真想对她说：孩子，我的孩子，你再也不会有委屈了，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林曼莉没有哭很久，她回过头来时，已经擦干了眼泪。现在，她理好了头发，脸上因为刚才的痛哭变得红扑扑的。她的美艳因为这一抹娇红，更加惊俗骇世。走回队伍里来时，她的脚步变得很轻快，衣裙飘舞，袅袅婷婷，令人浮想联翩，所有的眼睛都被她打动了，被这一抹红晕打动了。

林曼莉跟着林子键走过了罗湖桥。

20年，林曼莉再也没有跨过这道桥，回到让她伤心也让她牵挂的土地上。

林曼莉跨过罗湖桥的那天，天气特别热，那是一场暴风雨就要到来前的闷热。

果然，林曼莉到香港不久，乌云滚滚，狂风大作，紧接着，大雨滂沱，深圳河黄水滔滔，捣石而下。

不久，中国就像这天气一样，发生了一场剧烈的变革，这片

长满了卑贱的蟛蜞菊的土地，这片长着更卑贱的木麻黄和土沉香的土地，因为一个小小个子老人睿智的注目，顿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热土，成为中国最响亮的地名。惊天动地的开山炮就炸响了，中国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

深圳，这个紧邻世界最富裕地区之一却一穷二白的边陲小镇；宝安，这个遍地荒芜的穷乡僻壤，顿时风云际会，倒海翻江。中国最优秀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学生，从广东省内各地、从香港、从全国各地，甚至从遥远的非洲，汇聚于东起大小梅沙、西至蛇口这块长 49 公里，宽 7 公里的狭长形地带，开始了本世纪最后 20 年本星球最大规模的人类建设活动，开始进行创造最巨大的财富的试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片土地。

中国军人肩上的担子是最重的，他们是世界上能征善战的军人，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在最艰苦的地方担任创造财富重任的军队。当宝安的恶劣的自然条件，南中国沿海的台风、毒蛇、蚊虫让人裹足不前的时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声令下，一时间，铁流滚滚，从东北、山西、四川、粤北，两万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官兵，两万在祖国四面八方、不毛之地建造了世界一流的公路、铁路、坑道、楼房乃至原子弹试验基地的军人，义无反顾地鏖兵深圳，进入罗湖、蛇口、沙头角、泥岗、笋岗、黄木岗、竹子林、大冲、布吉、螺岭、沙嘴、沙头、梅沙、福田、金田、民田、益田以及有着诸如此类的名字的阵地。这是中国军队在对越还击后在广东某一区域最大的一次集结，这次集结，是中国军队作为一把锋利的尖刀，为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所进行的一场探路式的进攻，是在中国经济战线打一场规模空前，无任何战例可资借鉴的攻坚战。

周宁，一名普通的解放军下层军官，就在这时来到了他心爱的人身边。

第一章

深圳4月的夜晚是一年中最美的。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透雨，这座水泥和玻璃构筑的水晶般的大城市暑气尽消。从香港那边吹来的海风很强劲，把飘散在空气中氤氲般的潮气扫荡一空，灯光和灯光映照着的摩天大厦的玻璃幕墙在干爽夜色中显得很亮，亮得很空灵。

深圳天朗房地产集团公司总经理周林开着他的奔驰SEL500型，在福田中心区南沿的滨河快速干道上，风驰电掣般地往公司方向赶路。他没有什么急事，只不过是这一段路路况太好了，车也不多，他忍不住就想油门踩到底。

这一段路上只有零星的几栋在建的高楼，路边可见一片未开发的小山丘，灯火也比闹市要稀疏得多，空气里挥发着雨后泥土和青草的芳香。不过，在紧闭着车窗的奔驰里，周林是闻不到的。

早已过了下班时间了，周林却没有回家，他是个城市“单身贵族”，父母在市外。这些年，他习惯了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一干就是通宵。因此，在公司总部所在的天朗大厦宾馆部，他给自己准备了一套房。

今天，天朗公司在滨河大道开发的一片住宅楼卖得很顺利，作为老总，他心情格外的好，兴致也很高，就没有直接回房间，而是去了三楼歌舞厅看看——这里白天是酒楼，晚上就当歌舞厅用。他一直没过问歌舞厅的经营情况，也该去看看了。

一路进装潢和灯光布置得有些暧昧的歌舞厅，珠圆玉润、油头粉面，白得像太监似的天朗夜总会总经理向前就看见了他。向前就站在歌舞厅门口，正和“妈咪”（三陪小姐的管家婆，有点类似于旧社会时妓院的“老鸨”）调配几个“三陪”，大概包房里又来了什么要人了，要不这个老板是不会亲自出马干这种事的。一看天朗的“一哥”来了，向前连忙迎过来，一把将周林拉住，“老板，您怎么来了。”向前用发嗲的像是同性恋者的声调说。

说心里话，周林从心理上讨厌这个娘娘腔的家伙，但经营酒楼、歌舞厅往往只有这样的家伙才搞得成，而且这个潮州人搞歌舞厅的确有一套，硬是把这家新开的名气和地理位置都不是太好的天朗夜总会经营得风生水起。据说，向前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花大钱到香港请了风水先生来，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看了整整三天。然后门怎么开，名怎么起，台怎么摆，全部按照“地理学”——其实就是香港的风水学那套东西——进行布置。歌舞厅盈利后，集团给向前发奖金，让他在大会上讲话，他非常虔诚地说：不是我经营有方，是风水做得好。接着他大谈风水的重要性。他说这话时，非常真诚，任何人看了都不怀疑这一点。周林也就是凭这一点才多少打消了一些对他的厌恶。

“周老板，今天晚上生意过好，菊花厅已经被包了。”向前

用潮州话跟他说，他知道老板会一点潮州话。

周林有时在酒店用餐，喜欢一个坐在酒店里最小的厅菊花厅里，不过他今天不是来用晚餐的。

“我不是来吃饭，今天晚上没事了，我来看看歌舞厅生意怎么样。”

“哇，生意好，绝对好。”

大厅里面果然很热闹，周林来得正是时候，里边的节目刚进入高潮，他信步走了过去。

向前在一旁介绍说：“今天晚上西鹏集团的团委在这里搞活动，包下了大厅。吃了饭在这里唱歌呢。”

“哦。”西鹏集团虽说是深圳特区一家规模不大的建设公司，但既然是同行的年轻人在这里活动，无事一身轻的周林心有所动，脸上浮起了微笑。他走到大厅门口，双手交叉在胸前，看起了热闹。

小伙子大姑娘们一个两个喝得脸红红的，正在起哄：“项目部、项目部！”

一个蓄着大胡子的北方大个子站起来，拿着麦克风大声说：“现在请我们项目部新加盟的靓妹给露一手。……郑雪，来，唱一段。”

“哦——”又是一阵欢呼。一个女孩被几个年龄稍大的姑娘拉拉扯扯架上了台，下面又是一阵排山倒海的嬉笑声，她终于站住了。

周林这才看清她。

这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圆圆脸姑娘，身材颀长，穿一件荷藕式的无领连衣裙，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有几缕搭在象牙般洁白光润的脖子上。周林把目光久久停在她的脸上。她也许正在想唱什么歌好吧，黑亮湿润的大眼珠像小兔一样害羞地从眼角扫过面前的一刹那，周林注

意到了她的神态，这种若有所思的眼神在周林心里藏了很久很久，一下子把他的思绪带回到了似乎很遥远的岁月，很遥远的一个人那里。

他心里暗暗好笑，我大概是有神经质了，他想，女孩子有这种眼神的多呢。

周林还是呆呆地盯着她看。

不，不是我有神经质，她真的像一个人，不是她，不是。周林心里活动着：可那又是谁呢？

这个叫郑雪的女孩终于说话了，她说得很轻：“谢谢大家，我唱一首《戴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哇！孟庭苇的歌，这种清纯的女孩唱再好不过了。

掌声大作，欢呼声大作。

伴奏响起，女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轻启红唇，唱了起来。

郑雪一发声，周林的心就像被什么重重一击。他顿时感到血液停止了流淌，呼吸急促起来。是的，是这个声音，温软、含蓄，像空气吹破水面时的浑圆，像杜鹃啼血般有点淡淡的忧伤。这个声音别人是不会有，这个声音 20 年来他刻骨铭心，永远也不会忘记。

音响效果很好，郑雪唱得也很专业。大厅里安静了，安静得只回荡着她轻柔悠扬的歌声。

周林忍不住微微闭上了眼睛，让这歌声一下一下轻击他的心房。如诉如慕的歌声会把人带入梦境，此刻，周林一下子被时光隧道带回到梦中。造就他梦境的不堪回首的岁月过去 20 多年了，他已经由少年步入了中年，但这个不知何处来的小姑娘的歌声，一下子击破岁月的封尘。顿时，没有了年龄的重负，没有他的房地产业务，没有了深圳的高楼大厦，他重新回到了那白沙茫茫的初恋的故乡，回到了波涛汹涌的南海之滨，回到了一个比眼前的郑雪还年轻的姑娘身边。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圆润、轻柔，像空气轻轻冲破水面，还有一丝怅然若失的感伤。

声音的记忆是那么的虚幻无依，但只要一响起，哪怕是极轻轻的一响起，也足以像罡风一样扫荡心扉。

是啊，大厅里太安静了，安静得只有姑娘那月光一样流淌着的歌声，这是甜蜜的致幻剂。

周林在掌声和叫好声中清醒过来，他猛地转过身来，拷问般地问向前：“这伙人是西鹏集团的？”

“是。”一直站在周林身后的向前有点莫名其妙。

“那个女孩，叫郑雪，项目部的？”

“是。”向前好像心有所悟，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老板，那个郑雪确实是雅绝（漂亮极了）啊。”向前这句话也是用潮州话说的。

周林没理他，径直走到电梯口，上了电梯，一直到28楼自己的办公室。他生怕忘记了似的，在一张信笺上飞快地写下了这样几行字：“郑雪 西鹏建设集团项目部 新来的 潮州人”——在她说话时，周林已经听出她的尾音有很重的潮州口音。

写完，他一抬身子，仰面朝天，闭上眼睛，再细细回想了一番那阵歌声。“这是她的声音。”他默默地说了声。

二

滨河大道的天朗花园现在正由房地产代理公司销售，前景非常可观，总部暂时没有什么大动作，天朗大厦25—28楼集团总部依然繁忙一派，办理房地产使用权证的购房户、收账的股东、来开会的物业管理公司人员、寻求合作的业务人员、甚至不知怎

么溜进大楼的推销员，进进出出。集团的员工着装齐整，按部就班地忙碌着，周林从电梯升上天朗大厦 28 层，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时，会议室里正在开一个会；公关行政人事部办公室里打电话的声音此起彼伏；项目部，项目部副经理刘伟平正在给一个客户讲户型和面积计算方法，而另一个年轻的工程师正在电脑上做什么图。

周林非常喜欢这种气氛，他希望不论什么情况下，每一个工作日，他的公司都要处于一种高速运转的状态中。运转才有生机，不论这种运转会不会产生直接的效益，他认为都会使他的员工大脑处于一种兴奋的创造性的状态，就像部队战斗人员枕戈待旦，战士们看上去像都睡着了，实际上他们大脑深处的神经高度兴奋着，一旦冲锋号一响，立即就可以投入战斗。

周林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心态中开始了他新的一天。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装修虽说不是很豪华，但很宽大，和办公室非常匹配的大班桌后面，一字排开 5 个大红木柜子，其中有书柜，还有两个装饰柜，里面摆着装饰性的刀枪剑戟。

周林刚在大班桌后坐定，徐雯就夹着一个大文件夹进来了。她绕过周林的办公桌，走到他身边，把文件夹翻开来推到他面前。

徐雯是集团秘书，大多数时候她对周林一人负责，她是一个漂亮的大连姑娘，和那个地方养育的其他姑娘一样，她个子高挑苗条，皮肤洁白如玉，藏青色的有天朗集团盾形徽章的公司制服穿在她身上，有形有款，非常体贴。5 年前，她在东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刚发表，她心里一动，没参加分配，坐了三天三夜火车，来到了和她的家乡风格迥异的这座南方海滨城市。当时，深圳正处在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大量调进干部，她在报上看到了天朗集团——那时还叫天朗房地产公司——刚成立的消息，她就直接闯进了总经理周林的办公室。

那时，还没有天朗大厦，公司在八卦岭工业区一栋厂房的楼上办公，周林的办公室和公关人事部连着。周林的办公室里乱糟糟的，有不少来面试的青年男女，个个都夹着厚厚的足以证明自己实力的材料，她只有薄薄的两张纸：一张表格，写明她的姓名性别年龄学历，一张是她的23年短暂人生的简历。她把这两张纸卷起来塞进了包里，一声不吭，就在公关部忙活起来，给应聘的人倒水，接电话——有不少是周林的。周林看见她，稀里糊涂地还以为她是自己手下的一个工作人员。等大家都走光了，也到了下班时间，她却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周林喝了一口她倒的水，终于发现了这个陌生的姑娘。

“你怎么还不走？”

“我是来应聘的啊，你还没接见我呢。”

徐雯把自己两张纸的材料递了过去，周林一声不吭地看了看，在上面写了几个字，还给她，说：“明天你带档案过来吧，交给人事部的陈经理办。”

徐雯就这样进了天朗集团，直到今天，周林一直很喜欢她，她心直口快，为人热情，工作负责，有时似乎有点缺心眼，但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行政助理人员。周林虽说只是任命她为集团秘书，也参加公关部的其它一些工作，但她的工资和部门副经理一样高。

周林翻看着徐雯送来的文件，第一份是财务部报送的天朗花园利润分析，他看得很仔细；第二份是汕头公司上季度亏损情况的分析。他用手掌抵住下巴，考虑了很久，想要不要关掉这间公司，他开始是想在那里设一个点，干他熟悉的市政工程的——早年，他在金山集团时，金山在汕头就有一个分公司，做得很不错。看来经济形势不好，该减肥还是要减肥啊；第三份是主管规划建设城市管理的黄重副市长在一个会上对天朗花园的评价；第四份是他本人和中海物业公司老总会谈的讲话，是要下发到集团